

血的审判

又名

庫特諾山的矿工

〔捷克斯洛伐克〕約·狄尔著

王金陵譯

中国戏剧出版社

血的审判

又名

庫特諾山的矿工

〔捷克斯洛伐克〕約·秋尔著

王金陵譯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ИОЗЕФ КАЕТАН ТЫЛ
КРОВАВЫЙ СУД,
ИЛИ
КУТНОГОРСКИЕ РУДОКОПЫ

根据Классическа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стран нар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том 1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
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55) 譯出

俄譯者: Евг. Авинов

血的审判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6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统一书号:30069·263 字数59,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 6/16 插页1

1959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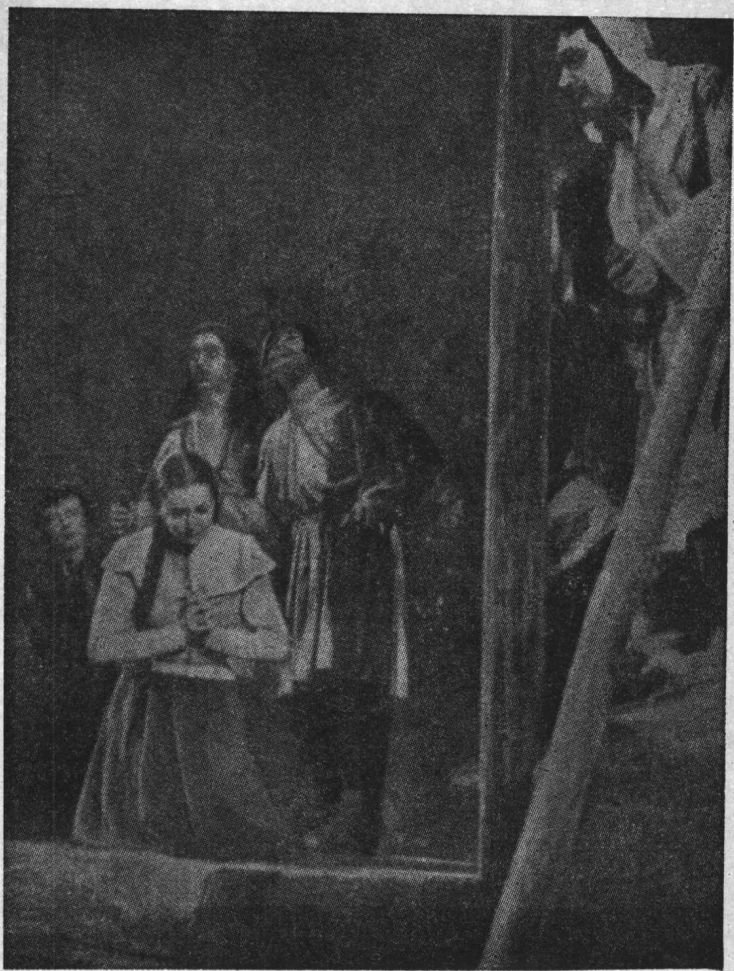
印数1—5,500册

定价(7)0.33元



奥巴特与安涅施卡

布拉格《国民剧院》1953年演出剧照



剧中一場

布拉格《国民剧院》1953年演出剧照

人 物 表

別涅施·华依特米尔——人家叫他华依特明納尔，
捷克王国造幣厂和矿山的总管。

吉涅克——其子，初級技师。

奥涅克·卡明尼茨基·托比茨——波杰布拉得的皇
家統帥。

亞洛施·波杰秋斯——布拉格的皇家統帥。

列柯尔达特——庫特諾山的稅務員。

普罗珂潑·克魯巴——市政府的官員。

奥巴特——老矿工。

安涅施卡——其女。

維特

希蒙

戈雷

普魯沙

兰納

庫热里

焦尔內

加惠尔

} 庫特諾山的矿工。

安謝里莫斯——医生。

柯斯特卡——符拉希基厂的看門人。

达罗塔——希蒙的媽媽，老矿工。

波任娜——熔煉工的妻子。

包古施——总管的僕人。

修女克拉拉

修女包革丹娜

} 初入教的修女，孩子們的教師。

庫特諾山的衛兵們，波杰布拉得統帥的兵士們，布
拉格統帥的兵士們，熔煉工們，矿工們，他們的妻
子兒女。

事情發生在1493年，波兰的符拉基斯拉瓦王的統治
时代，在庫特諾山的銀矿和取名为符拉希基厂的造
幣厂里。

第一幕

罗文斯基矿的守衛室。沿着牆壁摆着几条長木凳，四下里杂乱堆放着的全是籃子、木槽及手推車等物。夏日的清晨。

第一場

奧巴特、維特、戈雷和一些矿工們。他們有的站着，有的坐在長凳上、底兒朝天的籃子上和手推車上。大家都陷入深思中。矿井里傳來鐘声。幕后：“上帝保佑你們！”
几入应答声：“上帝保佑！”

希蒙上。

希蒙 上帝保佑你們！

矿工們 （一动不动地）上帝保佑！

希蒙 你們好！……你們怎么啦？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呀？是落到妖怪的魔窟里了，还是在矿工的坟地上？全死絕了，还是怎么着，庫特諾山的伙計們？

維特 （跳起来）他媽的！我情願叫他們用鉄錘把我的牙全敲掉，也比这样硬压着滿腔怒火，干受这分兒窩

囊罪来得痛快。

希蒙 你们兴许已经计算过今天的工钱了吧？哼，怎么样，够不够明天买土豆的？

戈雷 是呀，希蒙，我怕咱们今天的工钱又得大扣特扣啦，有些人的钱袋又要塞满了。看来明天这个礼拜天呀，又得叫人怨气冲天，咬牙切齿……

希蒙 还得让娘儿们流泪，孩子嚎叫哩。是呀，偏偏上帝恩赐给你的孩子又比别人多。

戈雷 见你的鬼，你还来拿我的苦处寻开心！

希蒙 （一把抓住他的一只手）也是拿自己寻开心。是的，我是在寻开心……我真想把自己的心挖出来，甩给这群鸱鸢，活活地噎死他们。可咱们也是活该！谁叫咱们听凭他们这么横行霸道呢？要是咱们不像老娘儿们这么软弱的话，早就不致于落到这般地步了。

矿里的钟声响了。

维特 （走向前去）伸出手来！你说的这些话早就在我心坎里翻腾了。就算是那最最穷困不堪的流浪汉，当他饿着肚皮的时候，也不能容忍别人来抢夺他碗底的一口剩饭。你们都饿得浑身发肿了，而那群吸血鬼们由于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一个个都变得肥头大耳，可是你们呢，还随时准备着去舐他们的手！照我看，这还不如做一块任人随意践踏的烂渣呢。

戈雷 這一層我們知道得并不比你差，不過，想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在這兩者之間，有一道巨大的鴻溝，一不小心就……

希蒙 一不小心就掉下去，扭斷了脖子，是這樣不？可是照我看寧願這樣，也不願意一輩子為着一小塊面包而担惊受怕，干瞪着眼睛看着那群喪盡天良的騙子手把王國的財富刮進自己的腰包。

幕後傳來礦工們唱贊美詩的聲音。

奧巴特 （一直默默地坐在人群的前邊，現在急忙立起）輕點，朋友們！該接班了，把你們的心思從塵世的煩惱轉向天國的樂園吧。

眾人摘下帽子，仰望天空，唱：

我們仁慈的主啊！

你顯示出自己的慈悲吧，

為我們照亮塵世的黑暗，

祝福我們的勞動吧。

眾礦工跟在奧巴特身後魚貫而下。

維特 （拉住希蒙）再好好想想你剛才說的話。我也再仔細考慮一下。下班以後等着我，咱們談談。

希蒙 但願咱們的清談不要誤事。（下。）

維特 要是能把奧巴特發動起來才好呢！……他如果肯支持我們，說幾句有分量的話，那么就一定能燒起一把大火，要這些老爺們的好看。

第二場

还是这间守衛室。天色已經大亮。維特一人在場。奧巴特上。

奧巴特 为什么你头一班就到此地来了？

維特 想弄清楚我們該下哪个掌子。犯不着去挖廢矿，要不然咱們就得啃自己的小鉄錘囉。

奧巴特 是呀，日子越来越难过啦，可是我們應該有基督徒的耐性，祈求上帝仁慈，等待好日子来临。

維特 耐性？可是我告訴你說，——其实不用我說，你的老脑袋也会清楚的，——等不到好日子来临，我們都得像畜牲一样餓死啦。你就別指望从符拉希基造幣厂的老爷們手里得到半点好处。我們應該祈求上帝仁慈，自己来爭取好日子。

奧巴特 我們？你把我也算在里面？

維特 这使你奇怪嗎？大家都在等着，只要你眨眨眼睛，点点头，或是說句話就行。你只要有个表示，我們的拳头就会落在那些目中无人的老爷們头上，这班家伙每个礼拜都从矿工的口袋里和国庫里搜刮出成千上万的錢財，装滿了自己的腰包。

奧巴特 怎么？你要我領着你們暴动嗎？煽动你們去反抗嗎？

維特 我們不需要煽动，我們自己早就准备好了。

奧巴特 這麼說，你們是想利用我的名字，像一塊圍裙似的把你們遮掩起來？

維特 不，你將是我們的旗幟！

奧巴特 這個嘛，我未免是太老了。

維特 可是你有一顆年輕的心。再說，奧巴特，礦工們把你當作父親一樣的尊敬。對我們仁慈點吧。

奧巴特 仁慈嗎？你去找技師和總管要吧，我却只有對自己弟兄們的熱愛。

維特 那麼就証實一下吧！當我們大伙兒向符拉希基廠前進，把總管府的玻璃窗敲得震天響的時候，就站到我們行列里來吧。

奧巴特 我活到這麼大歲數，一直是個正直的、安分守己的人。

維特 我們也想活到你這麼大歲數，可是窮困不允許。難道你沒聽見我們在這裡唱的讚美詩嗎？你是聾了，還是怎麼着？你坐在溫暖窩里，我們却凍得發抖。

奧巴特 維特！

維特 也許，你想保持總管對你的好感吧？

奧巴特 我看，你是熱昏了頭啦，你全忘記了……別惹我冒火！

維特 啊，我要能惹你冒火才好呢！那樣人家就不會認為你逃避我們正義的事業，是為了想替女兒找個人眼紅的好丈夫，替自己找個體面的親家。

奧巴特 維特！

維特 你說，這不是真的嗎？難道吉涅克^①，我們那位大劊子手的少爺，不是常常到你家里去嗎？

奧巴特 住嘴。你懷疑我的正直还不够嗎？你还胆敢提到我女兒清白的名字。我容忍總管的兒子來拜訪我們，只是因為他搭救過安涅施卡，何況吉涅克並不像他父親。再說我並沒叫他來，他自己來的，將來他也会自動走開，他很快會忘掉那條到我們家來的路。

維特 這些話你还是講給那些剛會揀煤核兒、推小車的毛孩子聽吧，別想朦混這些能辨別寶山銀礦的人，吉涅克愛你的女兒，而你的安涅施卡……

奧巴特 住嘴！

維特 也愛我們的壓迫者的少爺，如果你連這一點還沒有看出來的話，那麼讓我，維特，一個普通的礦工，來告訴你好了。你知道嗎？你女兒的影子象聖女一樣深藏在我的心底，可是我從來沒有吐露過一絲心意。我懂得——我這雙粗野的手是不配去攀折這麼一朵光輝燦爛美麗絕頂的玫瑰花的。

奧巴特 （衷心地）維特！

維特 請把你所聽到的這些話全都藏在自己的心里吧。

① 原文是小華依特明納爾，為易於了解起見，統一為吉涅克。
——譯者注。

我知道——这不过是枉然……可是，我希望我們的友誼不要因为我的蠢話和你的頑固而断絕。难道你真的不管我們？难道良心允許你来反对我們，忍气吞声地等待着符拉希基厂开恩嗎？我發誓：只要那些盜窃国王的財富，迫害他的正直的工人的吸血虫一天不灭亡，我就一天不后退。上帝会帮助我的！即使我上断头台，我也决不改变。（下。）

奥巴特 一顆熾热而又高貴的心啊！我了解你，可怜的孩子，要知道我身上的每一滴血所呐喊的，正和你的心灵所歌唱的是同一支曲子！唉，家里还有这么些不愉快的事！上帝啊，但願他們別出事才好。

安涅施卡上。

第三場

奥巴特和安涅施卡。

安涅施卡 早安，父亲！你忘了吃早飯啦。

奥巴特 一个人心里煩悶的时候，就会忘記罪孽的肉体。

安涅施卡 你怎么啦？

奥巴特 （注視着她）你叫我伤心，安涅施卡。

安涅施卡 我？

奥巴特 也許是那命里注定的恶运，——随你怎么說吧，不过要当心，千万别出什么事。吉涅克再也不

應該到我們家來了。

安涅施卡 為什麼，父親？

奧巴特 我早就該不讓他到我們家來了，但是做父親的心總是軟的，可是趁現在還不晚，應該結束你們的友誼了。

安涅施卡 看在上帝面上，親愛的父親！他是多么高尚的一個人，他能有什麼過錯呢？

奧巴特 他是總管的兒子，總管欺壓我們，人家會以為我想通過兒子去巴結父親。明白嗎？

安涅施卡 （沉吟半晌）明白。

奧巴特 你怎麼啦，孩子？

安涅施卡 緊緊偎依着他。

奧巴特 （摟住她）好女兒，靠在爸爸的胸前哭吧，可是要接受這種信念，我們不能和仇人的兒子做朋友。這是我們對自己弟兄的責任。

安涅施卡 不，父親，他並沒有過錯，這個責任不該由他來負。他們壓迫礦工，難道這是吉涅克的過錯？難道他跟大家所說的盜竊國庫的勾當有關？他離這些髒事遠着哪，就像正午的太陽遠離子夜的黑暗一樣。和他做朋友的人，決不是自己弟兄的仇敵。

奧巴特 瞧你多么熱烈地替這位布拉格的花花公子辯護！你還是接受我的意見吧，這樣我更愉快些。如果吉涅克不是總管的兒子，那麼由於他的拜訪會出現另一種情況。我們受過他的恩惠，你們的來往

不会引起什么閑話。这点你想到过沒有？

安涅施卡 沒有，沒想到过。当你的現在就很美好的时候，又何必要为将来操心呢。

奥巴特 你是一个平民的女兒……

安涅施卡 当他以騎士对待妇女的風度来保护我的时候，难道他問过我是谁了嗎？他始終不渝地爱慕着这位女郎，至于她是不是平民的女兒，这对他是毫无意义的。

奥巴特 他对你表示这种爱慕符合他的身份嗎？

安涅施卡 我的地位并不那么低微，他跟接近也并不降低了他的身份。

奥巴特 呵，真是个高傲的孩子！这么說，你把他的爱慕当作該得的礼物收下，并不打算回报？

安涅施卡 我認为，一个姑娘的好感——这就是足够高尚的目的，而每一个男子都有爭取这种好感的权利。

奥巴特 孩子，你这是一种什么怪念头啊？

安涅施卡 为什么你这样說呢？是不是因为我对你打开了自己的心灵？难道装腔做势，瞞哄着你反倒好吗？別替你的女兒操心。你不願意吉涅克上我們家来，那么好，我决不再見他。

奥巴特 亲爱的女兒，你要是能完全忘掉他就更好。

安涅施卡 （激动地）不，父亲，別这么要求我！你何苦要这样呢？我不再和他見面——这难道还不够嗎？

可是忘記他？！……你想要我那幻想的源泉枯竭，要我那恬靜的欢乐之花萎謝凋零，要我連根拔起我那心灵的花朵嗎？……不，不，別要求这个，父亲！我是一个順从的女兒，可是不要剝夺我全部的欢乐吧。

奥巴特（紧握双手）仁慈的上帝！难道你的情感这么深摯？吉涅克知不知道，他在你心里占据了什么样的地位呢？

安涅施卡 我怎么会知道？他的爱情燃燒了我的心，正如夏日的驕阳灼热了螟蛾一样，我并不管他觉察到了沒有！除非是他自己看破了我的情感。

奥巴特 你真是个不寻常的姑娘！不过現在你該明白，冬天已經来临，溫暖的阳光消失了，應該順从那无法改变的命运。

安涅施卡 我順从。（低头下。）
吉涅克·华依特明納尔上。

第 四 場

前場人物，吉涅克。

安涅施卡（看見他，立刻飞快地迎上，拉着他的一只手）呵，我亲爱的……

奥巴特 安涅施卡！

安涅施卡（从吉涅克的身旁躲开）騎士先生，請原諒一